

视觉冲击系列



美国新纪实丛书

血 溅 费 城

〔美〕庄彦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血 濺 費 城

北方文藝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黑) 版贸审字 08—96—0018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设计：姜 录

责任印制：郭淑杰

血 溅 费 城

Xuè Jiàn Fèi chéng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95 号楼)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14 12/16 ·字数 320000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5317-0942-2/I·926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1986年4月30日上午10点48分，宾夕法尼亚州法庭准时开庭，下面坐满了记者和旁听者。

策划 张 抗

主编 〔美〕庄 彦 田 原

编著 田德蓓 田 畅 刘肖沛

高建新 杨金秋 齐伟儒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费城的一桩谋杀案。

北默雷恩中学校长杰伊·史密斯嗜杀成性，频频作案，然后用硫酸将尸体毁灭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该校教师比尔·布拉费尔德是一位道貌岸然的风流诗人，每写一首诗竟需要 4.33 个女人来帮他酝酿灵感。比尔一面假惺惺对女性施展妖术和温存，一面盯住女性的钱财，也不知有多少位女性被愚弄。可是，苏姗·雷纳特却死死地纠缠着，使他难以摆脱。

终于，比尔策划出史密斯残杀苏姗及其两个孩子的假象。尽管史密斯与警察局久有勾结，终究被推上法庭，却拒绝认罪，审判中止……

比尔继续耍弄阴谋，一边纠集门徒文森·瓦莱梯斯和柯雷佛·巴巴斯散布说，是黑手党杀死了苏姗，一边亲自出庭为史密斯辩护。然后，又唆使苏姗的前夫凯因和大哥帕特毁尸，并逼使他俩对法庭保持沉默，不再追究。

几经周折，使本来复杂的案情蒙上层层阴影。

走入新的视野

——代序

当代世界是变幻莫测的世界，
当代生活是色彩斑斓的生活……

为了真实、全面、生动地反映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为读者敞开一片新的视野，北方文艺出版社在加大选题策划力度的基础上，拟在近期相继推出几套系列丛书，以飨读者。出于创品牌的考虑，我社将这几类丛书，按其体裁及题材分为几大系列，成为固定的栏目，分期分批予以出版，如反映世界各国重大事件和社会现状的《环球视角》纪实系列，反映爱情生活的《勿忘我》浪漫系列，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华奥义经典》系列……等等。

这套“美国新纪实丛书”，便是《环球视角》系列首批推出的丛书之一。“新纪实”在文学评论中是个新的字眼，对这个字眼的概念也有多种解释。其实，纪

实文学是从本世纪 70 年代由纪实剧(亦称文献剧)演变而来的,这个新剧种最早出现在本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其代表人物霍希胡特、魏斯和吉普哈特等,常通过官方文献和法庭记录对不久前的历史性事件进行检验。他们当时担心西方,特别是德国,正在忘记纳粹时代的恐怖,因此便在现代史中探索罪恶和责任的各种题材。

我社在《环球视角》这个栏目中,首次推出的这套“美国新纪实丛书”,在追记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融进了全新的小说及新闻的写作手法,全方位地从社会事件及当事人心理上来剖析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读者透过这个新的视角,了解美国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面,触摸到“美国梦”的另一个脉搏。

近期,我社还将在《环球视角》纪实系列中,推出“俄罗斯新纪实丛书”、“意大利新纪实丛书”等,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北方文艺出版社选题策划中心

1997 年 1 月 20 日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可是苏·迈尔丝小姐觉得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幕便出现在她的眼前：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瞪着一双因恐怖而绝望的眼睛，仰视着天空。她死了。被人杀死后丢弃在汽车里。那样子使迈尔丝小姐至今想起来仍禁不住不寒而栗。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死后尸体被扔在哪里？至今下落不明。尽管苏·迈尔丝小姐曾经痛恨过那个女人，不止一次地诅咒她死后下地狱。可是，当她真的被人杀死后，苏·迈尔丝小姐的心里并没有感到一丝的痛快。人就是这样，生前不管对他有多大仇恨，一旦人死去似乎所有的仇恨也都随着带进了棺木里边。

不过事到如今，苏·迈尔丝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一个过去她所深爱的人，一个被众人尊敬的人，怎么竟会成为一名杀人犯？可是，不管他如何否认自己的罪行，事实就在面前，法律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她和他终于分手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爱一个手上沾满别人鲜血的杀人犯，而且他注定要终身监禁在监狱里。然

而，她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年，却令她永远怀念。那些个曾经给予她无限欢乐和美好遐思的岁月，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充满了月季花般的温馨。

以前，她曾多次闭上眼睛幻想过，那将会给她带来巨大的、无法比拟的幸福的一天。在她的心中挂起的那幅帷幕，那幅薄如蝉翼的帷幕轻轻地晃动着，在帷幕后面隐隐约约有一张凝然不动的脸，浮现出一丝温情的笑意，而睫毛却严肃地、故意装得严肃地下垂着。这张脸就是比尔。她一直盼望着帷幕升起来，嘴唇张开，睫毛抬起来，一直盼了许多年，可到底还是失望了。

“比尔·布拉费尔德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着迷的男人，他长得壮实强悍，高高个儿，一头有光泽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又长又弯地梳向耳后，在帽子压出的一道纹缕下轻微地蜷曲着。我们虽然是同事，可是我却不是第一个被他迷住的女人。”

每当谈起当年的事情，苏·迈尔丝小姐有时会不自觉的流露出对往日曾有过的美好生活的怀念。

“人一旦堕入爱河，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便都是美好的了。一切丑陋邪恶的东西，都被镀上一层美丽的花纹，令你陶醉，直至忘乎所以。他是一个做起事情来很少考虑后果、喜欢天马行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人。实事求是地讲，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学的男人，他的博学有时会令你吃惊他的大脑是否和常人有什么不同。他爱激动，讲起话来很富于表情，而且很少掩饰自己的情绪，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如果有人同他谈起世俗风情，他会滔滔不绝，慷慨陈词。而且，说

话时两眼会一眨不眨地盯着你，就像是大学里的讲师对着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小学生，显得潇洒自如，风流倜傥。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上他呢？

“就他的职业来说，比尔·布拉费尔德算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教师。在他的生活中，音乐、艺术和文学占据了较大比重，可以说，他的爱好包罗万象。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学生们和同事们自然愿意围绕在他身旁，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于是，结识他不久，我便深深地陷在爱情的沼泽里不能自拔。”

因为和比尔·布拉费尔德的特殊关系，自那件谋杀案发生后，苏·迈尔丝很快便也成为新闻热点人物之一，各报的记者每天都在寻觅她的行踪，争相采访她，以获得那些鲜为人知的情节，不惜版面，长篇大论地登载在显要的位置上。可是，这些记者却很少有人弄得清苏·迈尔丝到底多大年龄。有些记者在报道中竟将她的年龄比实际年龄缩小了7岁，以至于弄得苏·迈尔丝本人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她从没有对外界隐瞒什么，而且那样做对她来说也没必要。苏·迈尔丝出生于1940年5月，比比尔·布拉费尔德小7岁。苏·迈尔丝到北默雷恩中学教书，时间正好是1963年秋天。在那里她遇到了比尔·布拉费尔德。此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们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一般的朋友变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人。然而，作为比尔·布拉费尔德的情人要善于激流勇退。最近几年，报界的报道都习惯于把他比作北默雷恩中学的拉斯普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这位疯狂的僧侣，肯定有人弄

错了他那猖獗的分泌腺。苏·迈尔丝和比尔·布拉费尔德初次开始约会时，还是个处女。她考虑了好几个月，满以为自己还能保持着金童玉体。

“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一味追求性刺激的人。”她回忆说。“我们初次在一起的时候，至多就是亲吻上一阵。”

她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初次约会时，他穿的是一身旧西装。据他自己说，这是已故叔叔留给他的。手腕上是一块最时髦的欧米加表。他不是呆在家中，就是呆在别的几个地方。尽管有些地方，晚上糊墙纸摇曳、震颤。不过，他也曾出门买过7双草编鞋，因为有人对他说这些新产品不错。他让苏·迈尔丝小姐着了魔，整天神魂颠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个月过后，她才认为自己确实摸清楚了他的婚姻状况，可转眼她又大错特错了。

干教师这一行，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对他的了解，她只能说点点滴滴。

有一件事情她了解得最早，只知道比尔是个独生子，其父是一位退休的法定遗嘱执行人。他家在唐宁镇附近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和一幢19世纪的农庄。他父亲退休前为西部的电子财团工作过，他父亲的工作经常调来调去，因此他们一家也就跟着东跑西颠。比尔曾跟她说过，小学、中学他总共进过13所学校，而后才进入哈佛大学。这也是一所“名牌大学”，可以和柯尔毕和阿姆霍斯特大学并驾齐驱。像斯瓦墨尔和布雷默尔大学，是姐妹学校。

他总有一种隐痛，不愿提起童年时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看

来比尔少年时代不可能受到充分锻炼，足以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敢作敢为、出类拔萃的商人。

比尔身高 6 英尺 3 英寸，体重 200 磅。他有结实的胸脯和肩膀，他把自己锻炼成了大学里的一个摔跤手。他整天忧郁地瞪着一双蓝眼睛，突出的眉毛上遮着一层阴影。每当他伸头出神遐想时，那上边常泛起一层强烈的青铜色。他的眼神非常强悍，似乎具有穿透力。这双湛蓝的眼球包罗万象，真可谓是集“诗情画意”、“冰天雪地”和催眠的大成，不过全由他的情绪来支配。

他的头发是青铜色的，具有自己亲属早期的特征。留有劳伦斯那种浪漫的络腮胡子，一旦他激昂慷慨起来，那脸胡须就像一簇杂乱的野草。

照苏·迈尔丝的话说，他的激昂慷慨产生于春天。“是液体总会溢出的，”她说。“他变得越来越外露了，像世界上的地震可以预测一样。”

苏·迈尔丝小姐比自己的那位诡秘的情人矮一英尺，体重 100 磅有余。她属于浅黑型的白种女人。一张小嘴，一口淡灰色的牙齿。那双黝黑、羞涩的大眼睛，像一对蜂鸟，投射着迷人的眼神。

苏·迈尔丝小姐并不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她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女性，深知自己的局限。她不可能轻易相信自己已被（要不然会成为北默雷恩中学的陈词滥调）本地区最富有魅力的男教师爱上了。严格地说，她长得并不十分漂亮，她只是属于端庄、羞涩型的。再说，她那时并不了解比尔专门

追逐漂亮的女人。按真正的浪漫精神来说，他说自己觅到了一个灵魂上的美人。

不过，有一件事苏·迈尔丝了解得很清楚，比尔对庞德如痴如醉。最初在他们初恋时，他曾对苏·迈尔丝讲过这种爱好的发端。

比尔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在大学中找到学术上的方向，所以他才读书，争取改变生活的进程。这就是庞德作的《读书入门》。这部作品，和诗人的其它杰作一样，神秘、晦涩，充满了拉丁语、古希腊语和经典的隐喻。这位年轻人，虽不理解这部作品，但却深深地被它打动了。

那时，他就知道庞德仍被幽禁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中，这就是他早期支持墨索里尼而得到的报应。更有意思的是，庞德获释前比尔曾访问过他，并打着他的旗号去过国会图书馆。他正是当庞德在精神病院的大墙内，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时出现的。那时他还有理性。一方面正在研究孔夫子，写下了著名的长诗；另一方面，比尔·布拉费尔德却在竭力想帮自己的导师逃跑，把诗人藏在布拉德的阁楼中。

苏·迈尔丝不知道这位大学生的计划怎么会中途搁浅。结果，比尔又返回哈佛德学院，决心完成自己的学业，开始追求一种冥想和诗化的生活。尽管比尔生来就是一个公谊会的教徒，但通过庞德的影响，他对天主教和托马斯·阿奎内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只要有人问起他的宗教信仰，他就会信口说，“我是阿奎内——孔夫子——加天主

教。”

苏·迈尔丝一向认为，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处女的话，他绝对不会挑选她。贞操二字时常挂在比尔的嘴上，独身和禁欲，就是他从崇拜的罗马天主教牧师身上得到的教诲之一。看上去，他似乎在追求僧侣式的生活。

然而，在那些日子中，他与僧侣式的生活却背道而驰。苏·迈尔丝小姐不得不忍受一个又一个女性的困扰。但是，他却总是指天发誓，表示要改弦易辙。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宽恕了他。

“他一跟我谈起爱情，”她颇有感触地说，“我就感到自己仿佛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爱着他的人。每当他搂着我，更是深信不疑。对他的一切疑虑，全都烟消云散了。”

在北默雷恩中学还有其他几个女教师，也是这样地深信不疑。比尔一旦掳获到一个女性，就会占有她的肉体，直到她的丈夫看出破绽，警告他立即停止作孽。

其中有一位丈夫心里最清楚，这位从前的摔跤手动辄就会闯进他家里，在客厅里和他太太纠缠不休。据警方说，比尔曾不下 20 次把这位男人打得鼻青脸肿，何止是百般侮辱，而且还造成了伤害。他一向喜欢吼叫，“不准再干涉我！”

他曾被控告犯有严重的袭击和殴打罪，然而在他同意承担被害人的医药费并向法院提交 500 元保释金之后，指控竟被撤销了。

对这些，苏·迈尔丝小姐不是没有耳闻，然而她需要这个男人。她一心想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他们之间曾谈过

同居的问题，但是，他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他们的打
算尚需保持一段秘密。她说她早就考虑到了。

需要暂时保密的理由很充足。他跟她讲过，如果外界发
现他们未婚同居，学校当局很可能攻击他们在道德上有堕落
行为。

尽管她曾暗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滑过这一关，消除
这个难题。然而，他能罗列出一大堆不能结婚的疑难和理由。

首先，他坦白自己是“结过两次婚的男人”，而且两位夫
人都给他留下了孩子。看来，他是在上大学期间碰上的第一
位夫人富兰。那时，他年轻又是初出茅庐，所以才决定跟她
同居。当时，这种举动够大胆。他们轻率地就同居了，谁也
没细想。这在他后来的回顾中不得不承认。她给他留下了两
个孩子，一个叫玛丁，一个叫威廉姆，相差一年。孩子们五
六岁时，富兰离开了他（他对这次分手，印象非常淡漠）。后
来，第二位太太穆丽尔又来到了他身边。

她不如前妻富兰漂亮，当然智力水平也不能同富兰相匹
敌。穆丽尔身材修长，有一张尖瘦的长脸。她是不是一个伟
大的家庭主妇不说，但她却是一个天生的慈母良妻。再说，他
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个母亲。他和穆丽尔订了一份结婚合同便
搬在一起住了。这么说来，这又是一份不成文的习惯法。协
议中有一部分要求他允许穆丽尔为他生一个孩子。作为一个
女人，她需要养一个跟他的“容貌和大脑”相仿的孩子，所
以大卫才呱呱坠地。

所有的孩子都跟穆丽尔住在一起。因为他在契斯特乡有

一幢房子。照他的话说，他明白自己有义务赡养他们。而实际上（从法律上讲），他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汉。“享受精神上的婚姻”这是他的天性。中枢的纽带只是良心。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路为止。所以，他要求苏·迈尔丝小姐要忍耐，直到时机适宜为止。

苏·迈尔丝小姐如果不忍耐，则将一无所获。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俩是一对情人。他始终说，他们只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而已。像这种事情能保持数年的秘密，确实需要非凡的能量，也确实需要一个人拿出非凡的能量。

苏·迈尔丝后来常说，1972至1973年是休假年，这段时间是他们同居以来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标志着他俩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那时他们才最终意识到自己的梦想。他们开始筹划到欧洲去旅行，准备去朝拜庞德的圣地。

苏·迈尔丝小姐竭力想准备一下，怕在知识上遭到别人攻击。她开始认真研读休·肯纳尔著的《庞德传》。然而对她来说，这位诗人的作品就像心电图一样清晰易懂。

这次旅行，苏·迈尔丝原以为只有他俩。可是直到最后她才知道，他决定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一道去欧洲。同时她还得必须保证，不能在言谈、举止上对他的孩子们露出一丁点马脚，不能发生一件意外。她至多只能扮演一个偶尔邂逅，一位有才能的殊途同归的游客。截至那时，这对情人已经偷偷地度过了8个年头。

这趟旅行，设想中本应是精彩而愉快的。可是，在第一